

瞿世英

鄧演存譯

太
戈
爾
戲
曲
一
集

文學研究會叢書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序

齊德拉和郵局是太戈爾 (R. Tagore) 的戲曲裏已譯爲英文的兩本。太戈爾在少年的時候，即已動手寫他的劇本。他的本鄉的人立刻便認識了他的作劇的天才。到處都演奏着他的戲曲。太戈爾的一本傳記上說，他的劇本，直至現在印度各地還有人常常演奏着。齊德拉曾在北京演奏，據一個朋友說，結果是非常完美；郵局也曾在英國演奏過，據夏芝 (W. B. Yeats) 說，牠的結構在舞臺顯得非常周密。實在的，他作劇時，不僅把內容上注滿了他的哲理，在形式上且十分完整，無一不可演奏之劇本。

洛依 (B. K. Roy) 在太戈爾與其詩裏說太戈爾的戲曲與詩劇 (Poetic Drama) 共有下面十種：

Raja.

Raja O Rani.

Dakghar.

齊德拉 序

齊德拉 序

Chitra.

Malini.

Bisharjan.

Sharodotshab.

Balmiki. Prativa.

Bidaya Abhishap.

Gorai Galad.

太戈爾的已英譯的劇本，據我所知道的，則有下列幾種：

一 春之循環 (The Cycle of Spring).

二 齊德拉 (Chitra).

三 郵局 (Post Office).

四 隱士 (Sanyasi).

五. 馬里尼 (Malini).

六. 犧牲 (Sacrifice).

七. 國王與王后 (The King & the Queen).

春之循環，郵局，齊德拉三個劇本，都是單行的，自隱士以下的四個劇本，則集合爲犧牲及其他一書。春之循環曾由瞿世英君譯爲中文，爲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現在這個戲曲集則合郵局及齊德拉印爲一書，作爲太戈爾戲曲第一集，其第二集則將譯印馬里尼與犧牲二劇。至於隱士及國王與王后二劇，則中文裏已經有過譯本了。

關於齊德拉與郵局，我本想在此多說幾句話，但因時間太少，祇得止於此。好在太戈爾的劇本，意思都是明顯的，在文字裏也自有一種力量，能夠使人感得牠們的美麗與其他一切好處，似乎無再加以說明與讚賞的必要。

鄭振鐸 十二年八月七日

目錄

齊德拉·····

瞿世英譯

郵局·····

鄧演存譯

齊德拉

二

本劇人物

神：

麻達納

(愛之神) Madana (Eros)

伐孫太

(時令之神) Vasanta (Lycoris)

人：

齊德拉

門立堡王之女。

阿儒納

古奴族(Kurus)的皇子。

在武士階級，此時正退隱森林中爲隱士。

門立堡遠方的幾個村夫。

(這是一齣獨幕劇，在印度演過，後來又翻成英文的。)

譯者附誌

第一場

齊德拉 你是那冠有五刺的愛之神麼？

麻達納 我是生在創造者心中的第一人。我用苦痛和快樂的圈兒，束縛男女們的生命！

齊德拉 我知道，我知道那苦痛是什麼，那圈兒是什麼。——我主，你究竟是誰？

伐孫太 我是他的朋友——伐孫太——時令之神便是我。死亡和衰朽消磨世界及於

骨髓，但是我跟在他後，永久的攻擊他。我是永久的青年。

齊德拉 伐孫太神呵，我向你行禮。

麻達納 但什麼是你的堅決的誓言呢？美貌的不識者？你為什麼要悔恨抑鬱以自毀其

青年呢？這種犧牲於愛的崇拜上是不合適的。你是誰？你禱告的是什麼？

齊德拉 我是門立堡國王的女兒齊德拉。蒙西伐神恩榮的允許，使皇統不絕，必有男兒

以繼承帝業。但是神的話竟失其效力，不能改變我母親胎中的生命之光——我雖一婦人，我

的性質却是仍很強硬的。

麻達納 我知道，所以你父親纔把你當兒子一樣看待。他教你如何射箭及一切作帝王的本分。

齊德拉 是啊，因此我纔穿了男子的服裝，離了婦人的閨閣。我不懂婦女得人心的計謀，我的手可以彎強弓，但我却決不會學習 Cupid 司男女愛情之神 的射藝，以目傳情。

麻達納 好人，那不要學的。眼目做的工作，用不着教的，而且他很知道誰的心是打中的。

齊德拉 一日，我在巴拉河邊獨往林裏去遊戲。馬拴在樹上，走入樹林深處，鹿的道上。

發見了一條蜿蜒曲折的小路，彎彎曲曲的穿過那衆木交叉的黑路，樹葉的搖動與蟋蟀的吱吱啁啁的聲音相互響着，忽然看見一個人躺在乾葉子的床上，正擋住我的路。我很倨傲的叫他避開，他却不管。我便用弓的尖頭試一試要去刺他。他立刻用兩條直而且高的腿立起來，像一堆火灰中忽冒一把火。可愛的笑容圍着口的四角，或者竟是向着我的少年的臉面上。這是我生第一次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女子，而知道在我面前的是一個男子。

麻達納 在順利的時候我教導男人和女人以這種最高的功課去知道他們自己。以後

怎樣？

齊德拉 我又驚又怕的問他道『你是誰？』他道『我是大古奴（Kulu）族的阿儒納。』

我此時挺立如石像，也忘了向他鞠躬致敬。這真是阿儒納，我夢寐中的大偶像麼！是啊，我早就聽見他立誓十二年不娶妻的。許多日子，我的青年的大志激勵我使我和他折斷我的槍枝，戴着假面具和他挑戰，證實我的手藝。呀，癡心，我的假設往何處去了。我僅能以青年的熱望去交換他足下的一塊土，還以為是極可寶的恩惠。忽然樹林中不見他了，我不知道我的思想落在什麼旋水裏去了。唉！蠢女，你又不向他致敬，又不說話，也不求饒恕；木立着像個野蠻的村夫，他自然慢慢地輕輕地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脫去男裝。套上手鐲，腳鐲，腰帶，穿上紫紅綢的外衣。不常穿的衣裳穿着有些不好意思；但是我急於前進，在西伐的樹林中的廟宇內尋着阿儒納。

麻達納 請你把故事講完。我是心生的神，我知道這些衝動的祕奧。

齊德拉 我祇能極寬泛的記住我所說的，與所得的答語。不要教我全告訴你。羞恥落

在我身如同雷電，然却打不碎我，如我這般的人。我正走時他的末句話觸我耳鼓如火熱的針刺一般。他說『我立誓終身不娶。我是不配做你的丈夫的！』呀！愛之神啊，你一定知道的，一個男人的誓言！無數聖賢將他們一生修行的名譽降服在婦人的足下。我折斷弓，燒了箭。深恨我的強壯而溫柔，且被弓弦刻畫而多傷痕的手臂。唉！我愛，愛神你將我強似男人樣的無益的驕傲埋在土中了；我一切的男人的訓練在你的足下壓碎了。現在可以教我，給我那軟弱者的能力和徒手的武器。

麻達納 我可以算你的朋友。我要將那戰勝世界的阿儒納帶到你面前算一個俘囚、在你手中收受他的叛逆的判決。

齊德拉 祇要有時間，慢慢地可以得他的心，亦不要求神助。我可以立在他身旁像夥伴一樣，爲他的戰車御劣馬，歡喜打獵時候我陪着他，夜晚在他帳棚的進口守衛，幫助他一切凡爲武士的本分，保護弱小，合宜的時候亦發揮正義。至終必有一日他看見我覺着奇怪，『這個少年是誰？我從前的奴隸，有這樣學我的嗎？』我不是像別的婦人，暗中養育他的絕望，晚上哭白

天忍着笑的生來的寡婦一般。我的欲望之花，若不結成果子，決不落在地上。要使人知道並且恭敬一個人的真自我是一生的工作。所以我來到你的門前，你這克服世界的愛，和你，伐孫太青年的時令之神，從我身中取出這原始的非正義，不能吸引人的凡陋的面貌。一天中使我特別美麗，其美使適如我心中的愛忽然開了花。給我一天的充分的美麗，以後幾日必有答復。

麻達納 姑娘。我允許你的禱告。

伐孫太 不要爲一天的片刻，要爲全年的。春日之花的魔力將要密集着圍繞你的四肢。

第二場

阿儒納 我做夢呢？或是在湖旁所見的真在那裏呢？坐在生苔的草上，夕陽斜照回想過去幾年中的事，黑暗樹林之中慢慢地出來一美的表現完全是婦人樣子，立在水濱一塊白石片上。好似在她的白足之下地心充滿了快樂。我想她身上的寬大的外衣應當與空氣融合好像早晨的金霧與東山的巔雪融和了。她自己向着湖鏡鞠躬去看她臉面的反照，她很嚴肅的立起來靜靜的站着，以後笑了，左臂忽然一個不小心，帶散了頭髮拖在地上直到她的脚下。

她赤露着胸，看着她的手臂，雪白無瑕，本來即十分可愛。他低頭，看見她的香豔的青年之花與她的鮮豔紅色的皮膚。她發出很歡喜驚奇的樣子。所以好像白荷花早晨開眼也是爲的要去親她的頸項，看她水中的影子的。那麼她是否奇怪這永久的日子呢。轉瞬她臉上收了笑容，眼中露出憂愁的樣子來。她繫起她的捲髮，將面帕拉在手上，輕輕的嘆氣，走過去，好像一個美麗的晚上成了深夜。於我則欲望的最高的實踐一剎那間似乎表顯。後來又消滅了。……但是誰推門呢？

齊德拉入穿着婦人的衣服。

呀！是她。我的心，靜呵！

姑娘！不要怕我，我是一個武士。

齊德拉 先生，你是我的客。我住在這個寺裏。我不知道如何我纔能表示我的好客。

阿儒納 好姑娘，一見你實在是最高的待遇。如不見答，我要問你一個問題。

齊德拉 你可以。

阿儒納 什麼嚴厲的宣誓。將你禁錮在這座冷靜的寺院裏離去如此可愛的人類呢？

齊德拉 我心中存着一個私望，因為要求實現我每日向西伐神的禱告。

阿儒納 唉！你能想什麼，你是全世界所相望的！早晨的太陽將他的火一般的足從東

山巔上一直印到太陽落土的地方我都走過。我曾看見世界上最寶貴最美麗最偉大的東西。

你祇說要尋什麼或是找誰，我都可盡力。

齊德拉 我尋找的人誰都知道的。

阿儒納 真麼！誰可以做神的愛寵呢，誰的名譽竟佔據你的心呢。

齊德拉 所有最高的皇族之中，他是最大的英雄。

阿儒納 姑娘，假名譽傳佈起來像未出太陽以前的晨霧。究竟皇族中誰是那超絕的英

雄呢？

齊德拉 隱士呵，你是妬人之負盛名的。你知否全世界以古奴的皇族為最有名的呢？

阿儒納 古奴族！

齊德拉

齊德拉 你從來沒有聽見那遠近馳名的古奴族麼？

阿儒納 你且說來我聽聽。

齊德拉 就是征服世界的阿儒納。我從衆口中選出這不可磨滅的名字深深的藏在我

處女的心坎。隱士呵，你爲何如此倉皇失措呢？那名字祇是一欺人的光采麼？儘管說，我決

不躊躇，可以打破我心頭的小匣子，將這假寶石擲在土裏。

阿儒納 儘他去有名譽，不論他的勇敢和豪氣真或假，爲慈悲的緣故，不要將他從你心中

趕出去——因爲他現在竟在你的足下跪着。

齊德拉 你就是阿儒納麼？

阿儒納 是，我是他，你門前的因戀愛而饑餓的來賓。

齊德拉 那麼阿儒納立誓十二年不娶是真的麼？

阿儒納 但你竟像月亮破壞晚上的黑暗一般將我的誓約破壞了。

齊德拉 唉，你真不害羞！你看見我什麼竟使你對你自己不誠呢？若是你預備爲她交

付誠實的價錢，你在這烏黑的眼睛，乳白的手臂上要尋找誰呢？我知道不是真自我。這的確

不能是戀愛，不是男子對婦女的最高的敬禮！唉！這軟弱的假扮物，就是身體，必定使人看不

見了那不死的精神之光！是呀，阿儒納，現在我實在知道你的英雄的人格的名譽是假的。

阿儒納 唉，名譽，勇敢的豪名，亦復有何用處！萬事以我看來莫非一夢。祇有你是完全

的；你是世界的資財，一切貧乏的結果，一切努力的目標的一個婦人！有別人祇能慢慢地知道的。一見你就永久看見了完全。

齊德拉 唉，那不是我，阿儒納，不是我！那是神的欺騙。去，去，我的英雄，去。求婚不要

虛偽，不要將你的深心付諸幻象呀，去。

第三場

齊德拉 不，不可能的。對着那差不多像內面餓神的緊握的手一般握住你的熱烈的注

視；覺着他心中急欲破除範圍激刺全身的情感的呼聲——像乞丐一樣將他趕走——不，不能的。

麻達納與伐孫太入

呀！愛神，你籠罩我的是什麼可怕的火燄！我燃着，我燃着我所接觸的一切東西。

麻達納 我願意知道昨晚發生的事。

齊德拉 晚上我睡在草床上布滿了許多春花的花瓣，回憶阿儒納極端稱頌我的美的話，

——一點一滴的喝我從前所收儲的蜜。我過去生活的歷史像我從前的存在一般都不記得了。我覺着像一朵花似的，祇有飛也似的幾小時去聽那一切的樹林中的唧唧喃喃的諂媚和微語立刻就從天上低下眼，垂下頭，一呼吸間一些兒呼聲也沒有便將自己擲在塵土上，如此就將一無過去與未來的完全時間的小史了結。

伐孫太 榮耀的無限之生命能於一個早晨自開自謝。

麻達納 如一首短詩中有無限的意義一般。

齊德拉 微微的南風催我睡去。從上面開了花的 Malati 的亭子上無聲無臭的與我身子接了許多吻。在我的髮上，胸前，脚上，每朵花都選定了他的死的牀。我睡了。正深睡的